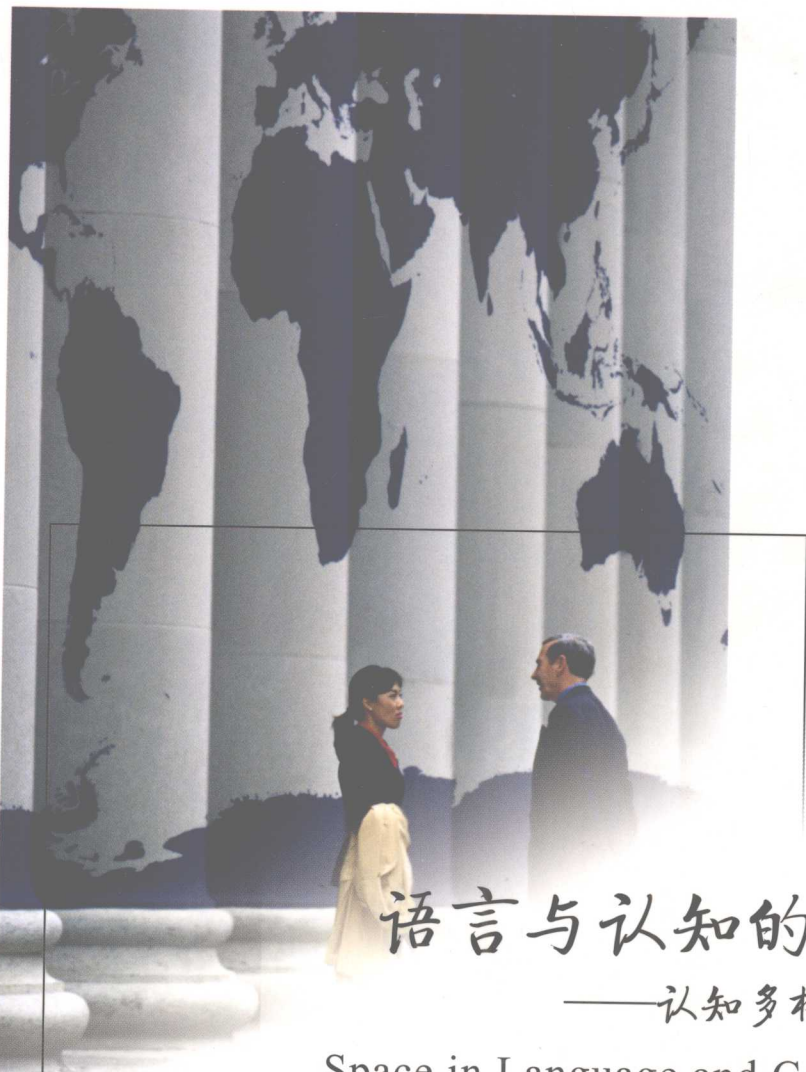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语言与认知的空间

——认知多样性探索

Spa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versity

Stephen C. Levinson /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剑桥大学出版社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CIP) 目次

西方语言学视野

Spa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versity

语言与认知的空间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剑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与认知的空间——认知多样性探索 = Spa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versity; 英文/(荷)莱文森(Levinson, S. C.)著.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8. 2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西方语言学视野)

ISBN 978-7-5062-9151-4

I. 语... II. 莱... III. 认知科学: 语言学—研究—英文 IV. 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0613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n 2003

This reprint edition is publish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Syndicate of the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England

本书原版最早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 2003 年出版

本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独家出版

This edition is licensed for distribution and sale in China only, excluding Taiwan, Hong Kong SAR and Macao SAR,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and sold elsewhere.

本版仅限于中国 (不含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境内发行和销售。

语言与认知的空间——认知多样性探索

Spa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Explorations in Cognitive Diversity

著 者: Stephen C. Levinson

导 读: 齐振海

责任编辑: 梁沁宁 王晓燕

封面设计: 然则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http://www.wpcbj.com.cn>

地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及外文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1 × 1245 1/24

印 张: 18.5

字 数: 518 千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2-9151-4/H · 984

版权登记: 京权图字 01-2006-5521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方语言学视野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沈家煊 陆俭明 胡壮麟 桂诗春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言仁	王寅	文秋芳	方梅	王立非
王初明	王建勤	王洪君	冉永平	冯志伟
宁春岩	石锋	江荻	刘丹青	朱庆之
任绍曾	刘振前	岑运强	陈永明	何自然
李小凡	李向农	李战子	李柏令	陆丙甫
陆汝占	沈阳	吴福祥	汪国胜	杨永林
杨亦鸣	杨信彰	张伯江	张德禄	张博
姚小平	胡建华	姜望琪	祝畹瑾	高一虹
高立群	顾曰国	郭锐	钱军	袁毓林
曹广顺	崔刚	崔希亮	黄国文	程工
程晓堂	董秀芳	彭宣维	曾晓渝	熊学亮
潘文国				

总策划 郭力

西方语言学视野

海外专家委员会

主 任 黄正德 贝罗贝 丁邦新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惠 石毓智 孙景涛 冯胜利 刘勋宁
朱晓农 张洪明 张 敏 徐 杰

总策划 郭 力

总 序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是国内最早通过版权贸易出版影印海外科技图书和期刊的出版机构，为我国的教学和科研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读者，我自己也是得益于这项工作的人之一。现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打算引进出版一套“西方语言学视野”系列丛书，一定也会受到广大研究语言、教学语言的人士的欢迎。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宗旨是，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我认为，从总体上讲，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世界介绍给中国这项任务还是主要的。西方的语言学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和变化是很快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很多，特别是在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方面。跟我们的近邻日本相比，据我所知，我们翻译、引进西方语言学著作无论在速度还是数量上都是有差距的。不错，从《马氏文通》开始，我们就在不断地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有人会问，这样的引进和学习还要继续到哪一天？其实，世界范围内各种学术传统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是永恒的，我们既要有奋起直追的勇气、独立创新的精神，也要有宽广平和的心态。要使我们的语言研究领先于世界，除了要继承我们传统中的优秀部分，还必须将别人先进的东西学到手，至少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创新。

这套丛书叫“西方语言学视野”，顾名思义，就是要开拓我们的视野。理论和方法姑且不谈，单就关注的语言而言，我们的视野还不够开阔，对世界上各种各样其他民族

的语言是个什么状况，有什么特点，关心不够，了解得更少，这肯定不利于我们探究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我们需要多引进一些语言类型学方面的书，看来出版社已经有这方面的考虑和计划。我发现这套丛书中有了一本是《历史句法学的跨语言视角》，另一本是《语法化的世界词库》，都是从各种语言的比较来看语言演变的普遍规律。还有一本是《语言与认知的空间——认知多样性探索》，大概是从语言的多样性来看认知方式的多样性。这都是值得我们参考学习的。

请专家给每本引进的书写一个导读，这是一个帮助一般读者阅读原著的好办法。种种原因不能通读原著的人，至少也可以从导读中了解到全书的概貌和要点。最后希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能不断给这套丛书增添新的成员，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沈家煊

2007年2月

《语言与认知的空间——认知多样性探索》导读

齐振海

空间由物理空间、认知空间和语言空间组成。物理空间是客观世界的空间形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认知空间是人类对物理空间感知的结果；语言空间是人类利用特殊的语言结构所表征的认知空间，即空间语言的描写以认知为基础。这种关系表现为：

物理空间

—— 认知空间

—— 语言空间

这种关系体现了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及认知科学家所达成的共识，即在语言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着“认知”层次（文旭、匡芳涛，2004）。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对物理空间感兴趣，而哲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对象则是认知空间和语言空间。目前，人类还不能直接探索认知空间，只能借助语言空间的研究成果，揭示人类空间认知的方式及特征。

一、中国古代空间观

空间研究既抽象又古老，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古代思想家在认识自然、探索宇宙的过程中，对空间的本质及其特性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1.1 空间的定义

古人经常使用空间的二维性和三维性来定义空间。《墨经》说：“宇，东西家南北。”即空间是各种不同场所或方位的总称，是从东、西、家、南、北这些具体场所中抽象而得出的概念。“家”在墨子看来是选定空间方位的参照点，即东、南、西、北的参照点。墨子的空间定义是二维的平面空间。

《管子·宙合》篇说：“四方上下曰合”，“合”即抽象意义的空间概念。“四方”分为绝对和相对两种。绝对“四方”为“东南西北”，相对“四方”则为“前后左右”；“上下”为立体空间，这样一个平面空间和一个立体空间便构成了一个三维空间，或被认为空间具有三维性。因此，管子的空间定义是三维的立体空间。

古人不仅用“合”定义空间，而且更多地使用“宇”来表达空间意义。汉代《淮南子·齐俗训》写道：“……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此处的“宙”表示时间意义，“宇”则表示空间意义。

《庄子·庚桑楚》的空间定义强调客观实在，认为“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就是说，空间是一种客观实在，它容纳一切，其自身不能被其他的东西所容纳。

另外，古人还将“宇”和“宙”合在一起以表达空间意义。《说文解字》说：“宙，舟舆所极覆也。”在这里“宙”就是表示抽象空间概念的。从“宙”的这种意义出发，古人将其与“宇”连用，从而演化出“宇宙”的抽象空间概念。

1.2 空间的无限性

古人认为，有形则有极，无形则无尽，空间是无形的，所以它既无极又无尽。

先秦道家的著作中充满了宇宙无限性的思想。《管子·宙合》曰：

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间……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天地。

天地囊括万物，宙合又有天地，大之无外，这样的空间是无限的。

《列子·汤问》认为“空间极无尽”。殷汤曰：

然则上下八方有极尽乎？革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朕何以知之？然无极之外，复有无极；无尽之中，复无尽。朕是以知其无极无尽也，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

《列子》认为，如果空间是虚无，它就没有边缘，是无限的；如果空间由具体物质组成，它的内部就会有尽处，即空缺。这样，空间的无限性就是不完全的。但是在无穷大的宇宙之外，不可能存在无穷大的空间；在光滑连续的纯粹空间之内，也不会有空缺。《列子》主张空间不能等同于物质，它是容纳具体物体的，是无限大的，内部也是连续的、光滑的，没有空缺。

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对空间无限性的思想做了革命性的说明。他认为，“无极之极，莽弥非垠”；“东西南北，其极无方”（柳宗元《天对》）。他明确地指出空间是无限的。因为空间是无限的，所以它“无中无旁”，既无中心，又无四旁。

1.3 空间的有限性

在无限空间观流行的同时，古人中也确有主张有限空间观的，这些有限空间观又各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

传统宇宙结构学说主要有三种：宣夜说、盖天说和浑天说。宣夜说所持观点是一种开放的宇宙模式，因而与无限空间观结下了不解之缘。盖天说主张天地是两个平行平面，是一种半开放的宇宙模式，由此衍生出一种被扭曲的无限空间观。浑天说则主张天是一个圆球，地在天的中央，天包着地，天大地小。这是一种封闭的模型。由这种模型出发，易于导出有限空间观念。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有限空间观念大多基于浑天说。

西汉扬雄原信奉盖天说，后转为浑天说，并作《难盖天八事》以驳盖天说。他对空间范围的描述是：“闾天谓之宇”（扬雄《太玄·玄摛》）。闾天，指浑天说所主张的天球；宇，指空间。空间的范围以浑天说所主张的天球为尺度，被局限在一个有限大小的固体天壳里。

那么，在浑天说所主张的固体天壳之外，是否还有空间存在？不同的浑天学家对此问题的回答也各不相同。东汉张衡是浑天说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在浑天说所主张的天球之外，还存在无穷无尽的空间。他认为：

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广增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极，则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则

是浑已。……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张衡《灵宪》）

从上下文来看，张衡这段话只涉及空间概念，与时间无关。他认为，人们使用数理方法所能观测和认识的空间是有限的，超过这个范围，仍有无穷无尽的空间存在。

三国时王蕃就明确反对任意臆测天球之外空间方位的做法。他说：

夫周径固前定物，为盖天者尚不考验，而乃论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阴阳所不至，日精所不及，仪术所不测，皆为之说，虚诞无征，是亦邹子瀛海之类也。（王蕃《混天象说》，载唐《开元占经》卷一）

后世浑天学家们的论述，更多地则是从浑天理论本身的要求出发，认为必须有一个固体天壳存在，才能解释宇宙现存之秩序。

1.4 存在与运动的空间

中国古代的空间观受中国古代元气论的影响，把空间看成是气存在和运动的形式。三国时杨泉指出：“夫天，元气也，皓然而已，无他物焉。”（杨泉《物理论》）这里的“元气”为物理概念。东晋时《列子·天瑞篇》说：“天，积气耳、亡处亡气。”唐代刘禹锡也说：“空者，形之希微者也。”这些论述说明空间是元气的存在。

东汉黄宪首次引入“太虚”概念，太虚就是无限延伸的空间。宋代张载把太虚和气合并为一个概念，认为空间在实质上未从气中分离出来。他认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张载《正家·太和篇》）太虚的本体就是气，气在太虚中凝聚和分散，就像冰在水中凝结和溶解，不过是同物质实体变化出来的不同形态。太虚看上去虚无，其实它就是看不见的气，宇宙中根本没有生命绝对的“无”。张载用太虚表示空间自身，包含了实体及其形成和毁灭的起因，即“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同上）意思是气聚而成万物，万物散而为太虚。这里气的聚散，就是气的运动，

把空间视为气的运动形式。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空间观是从空间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空间物质的存在和运动的形式等方面认识物理空间的。古代空间观对汉民族的空间认知具有深远的意义及影响。

二、语言与认知空间研究

彭聃龄(2003)认为空间认知研究源自心理学的空间知觉研究。空间知觉是人们对客观外界事物空间关系的认识。它包括形状知觉、方位知觉及方位定向等方面。人的空间定向可以借助各种客观参照物,如太阳的位置和地球的磁场已成为人们判断东、西、南、北的参照物,天空和地面已成为人们判断上、下的参照物,人体与客观物体的关系也已成为人们判断前、后、左、右的参照物。

心理学区分了物理空间和认知空间,认为物理空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三维空间,而认知空间是物理空间通过人的感知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所认识的物理空间,是映射于人的感知觉器官上的主观三维空间。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普通认知能力,它包括人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人对外部世界的经验以及人对外部世界进行概念化的方式等。

那么,在空间认知活动中,人是如何对物理空间进行感知和概念化的?又是如何形成空间概念的?

2.1 空间概念

荀子在《正名》篇里提出了“天官意物”和“心有征知”的认知思想。“天官”就是人的感知觉器官,包括眼、耳、口、鼻、身、心等。“天官意物”是指感知觉器官对外界事物的感知,诸如眼睛对于各种物体形状、颜色、纹理的感知,耳朵对各种声音的感知,口对各种味道的感知,鼻对于各种气味的感知,身体对于外界冷热的感知,大脑对喜、怒、哀、乐、恶和各种欲望的感知等。“心有征知”是指通过思维器官对事物进行认识、理解、归纳,形成概念的思维过程。也就是说,人类只有通过感知外部世界和经验的积累,即经过了“天官意物”这一感知认识阶段之后,才能“心有征知”,

达到认识事物、辨别事物的理性认识，才能形成概念（王义娜、齐振海，2005）。

空间概念是人类认知经验的结晶，是一个经历从“天官意物”到“心有征知”的漫长的认知过程。首先，人们对空间要有一个感知，形成与具体的、个别的事物间的方位经验；其次，人们要分析概括并内化所获得的方位经验，以形成空间方位意象；在方位意象的基础上，人们经过不断的思维抽象，才能最终获得空间概念。空间认知的经验、意象和概念一旦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就产生了方位词语。

与其他民族一样，汉民族在空间认知方面也经历了一个从一维线性空间发展到二维平面空间、又从二维平面空间拓展到三维立体空间的过程。人们对方位的认识和掌握应从“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上—下”这些相互对应的方位开始。每对方位形成了一维线性方位概念；“东、南、西、北”空间位置被理解为一个方位整体，产生了二维平面的空间方位概念；“上、下”原指物体的高低。《说文解字》释：“上，高也。”“下，低也。”“上—下”被借代后，表示垂直方位概念，并与水平方位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三维立体空间概念。因此，“四方上下”的空间概念是汉民族空间体系的基础，是以物理空间为参照对象的静态的、绝对的空间方位体系。

另外，在汉民族空间体系中，以认知主体为参照点的空间方位体系也十分重要。“前、后、左、右”以人自身为方位参照点，所指示的空间方位与人自身的位置、方向有关，是一种动态的、相对的空间方位体系。“上、下”既可以表达绝对的方位，又可以表达相对的方位。这样，垂直方位“上、下”和“东南西北”、“前后左右”方位构成了一个主客观、动静态相结合的立体空间方位体系（张军，2004）。

2.2 语言空间

语言空间由空间区域和空间关系组成，是人们运用某种特定语言的结构形式表达出来的认知空间。空间区域是指事物在空间里所占的地方或与之相关的方向位置，空间关系是指射体（图形）和界标（背景）之间随着时间推移而形成的存在或位移关系（方经民，

2002)。

不同语言社团的人们所面对的物理空间是共同的，在同一个观察点上对同一个三维空间所感知的认知空间也都相同，但是感受这个认知空间的过程和方式却不相同，这种不同表现为概念化的不同。人类空间概念化的结果是空间方位参照体系。这个参照体系由方位词、叙述者、观察点、方位参照点四个要素组成。

2.2.1 方位词

方位词的基本作用是表示方向。方经民(1999b)将现代汉语方位词分为五组：A. 水平方向：前、后、左、右；B. 水平方向：东、南、西、北；C. 垂直方向：上、下；D. 辐辏方向：里（内、中）、外；E. 泛方向：旁、间、中、旁边、附近、周围、中间。A组、B组表示水平方向，A组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和周围相对水平空间关系的认识，它们以语境中的人、朝向、拟人化的物为方向参照点，人面对的方向、物体的朝向或前进的方向被视为前，背靠或背离的方向被视为后，靠左手一侧被视为左，靠右手一侧被视为右。B组反映了人类对宇宙中的绝对水平空间关系的认识。它们以宇宙中确定的点为方向参照点，以日出、日落的方向定东、西，以南极、北极的方向定南、北。C组反映了人类对地球引力的认识，以顺应地球引力的方向为下、以背离地球引力的方向为上。D组反映了人类对空间范围、界限关系的认识，以向心、封闭的方向为里，以离心、开放的方向为外。E组反映了人类对物体的相对位置距离关系的认识，为泛方向。

2.2.2 叙述者

叙述者是说话者或写作者。说话或写作既可以采取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也可以采取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例如：

(1) 我看见小华站在小明的右面。

(2) 小华站在小明的右面。

例(1)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直接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出现在叙述中，成为当事者之一；例(2)是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为旁观者，不出现在叙述中，而是处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客观地叙述事实。

2.2.3 观察点

观察点是叙述者在表达方位参照时所选择的心理视点,即所预设的观察者的位置和角度。以第一人称叙述时,叙述者作为当事人选择自身所处的位置和角度为观察点,如例(1)里的“我”,可称为“自观”;以第三人称叙述时,叙述者作为局外人以旁观者的立场和角度为观察点,如例(2),可称为“旁观”;无论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还是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还可以以叙述中出现的或设想存在的叙述者以外的当事人所处的位置和角度为观察点,可称为“他观”。例如:

(3) 我知道,他一进门就能看到小华站在小明的右面。

(4) 他一进门就看到小华站在小明的右面。

例(3)是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叙述者“我”设想当事人“他”进门后所处的位置和角度为观察点;例(4)是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选择当事人“他”进门后所处的位置和角度为观察点。

2.2.4 方位参照点

方位参照点有两种:一种是位置参照点;一种是方向参照点。位置参照点指方位参照定位时选择的参照点,方向参照点指定向时选择的参照点。例如:

(5) 教学楼在我们的东面,图书馆在我们的西面。

(6) 图书馆的左面是教学楼,右面是体育馆。

例(5)里的“东面”、“西面”的位置参照点相同于观察点“我们”,方向参照点分别是日出和日落的方向;例(6)里的“左面”、“右面”的位置参照点是图书馆,方向参照点是按位置参照点图书馆的朝向将其人格化后,赋予它左、右两侧的。

2.3 方位词研究综述

现代汉语的方位词研究一直是汉语语法界研究的重点之一。众多专家、学者对此领域做了全面的研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我们将从著作和论文两方面展开论述。

2.3.1 有关著作的研究综述

在汉语语法界,自《马氏文通》以来,有关方位词的研究就一直备受重视。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王力《王力文集》(1944)、《汉语史稿》(1958),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1979),胡裕树《现代汉语》(1980),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朱德熙《语法讲义》(1982),刘月华等《实用现代汉语语法》(1983),文炼《处所、时间和方位》(1984),储泽祥《现代汉语方所系统研究》(1997),李向农《现代汉语时点时段研究》(1997),齐沪扬《现代汉语空间问题研究》(1998),陈昌来《现代汉语语义平面问题研究》(2003)等都对方位词的有关问题做过研究和论述。

吕叔湘用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方所”范畴。他用举例的方法列举出一系列方位词,对方位词做了较全面的研究。王力的“词品”观认为在名词与方位词语的组合中,前者是“末品”,后者是“首品”;附着在谓语动词上的表方位处所的词语是“末品”,语义对“末品”与谓语动词的相对位置有影响。朱德熙也使用专门章节论述方位词,他根据形式的差异把方位词分为单纯方位词与合成方位词,被后来学者所采纳。他认为方位词的主要功能是做处所主语、处所宾语、与介词连用,而在主要谓语动词前时是“连谓结构的前一个直接成分”,在动词后时是述补结构的处所宾语。刘月华把表示方位、空间、时间的名词称为方位词、处所词、时间词,并认为这三类词的语法特点和语法功能与一般名词不尽相同。她把方位词分为单纯方位词与合成方位词,认为有的单纯方位词可以直接用在名词和名词短语前和后,构成表示时间和处所的短语。文炼列举了十六个单纯方位词,有“上、下、左、右、前、后、东、西、南、北、里、外、内、中、间、旁”。这十六个方位词基本概括了所有的空间位置关系。储泽祥从方位词构成方所的功能出发,探讨了方所语形、方所位相、方所入句三个问题。方所语形主要考察方位的结构形式,描写隐标方所、纯标方所、贴标方所,方所标是作为方所标记的语言形式,分方位标、命名标及准方位标,通过方所语形的调查和描写,他建立了一个现代汉语方所范畴的“标系统”。李向农对现代汉语的时点、时段及其表达形式进行了描写和解释,通过点、段的对比分析,从语表、语里、语值的角度,探讨了现代汉语点段范畴的

全貌。齐沪扬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建立了现代汉语较为完整的空间系统。它包括方向系统、形状系统和位置系统三个子系统,每个系统又都由一定的范畴意义和表达意义的语法形式组成,从而构成了现代汉语的空间系统或空间范畴。陈昌来也用专章探讨了时间和处所。他在廖秋忠、文炼、李向农等人的基础上把时间基准分为立法基准、当前基准、事件基准三类,并对时间词语表达时点或时段的功能做了细致的分析。对处所问题,他主要针对四种结构在语句中出现的位置分别做了考察,归纳出汉语语义结构中“处所”成分的意义、位置、标志和类型。

对方位词进行专题研究做博士学位论文的有李静熹(2000)、朴珉秀(2005)等。李静熹从功能角度出发,根据参照点的出现与否,把方位参照点分为显性参照点、隐性参照点和互位参照点三种类型。方位词是表示空间范围的形式标志,本身具有突显空间特征的功能,还赋予了参照物以突显空间特征的功能。方位词在表示“点、线、面、体”空间范围特征时,受下列因素制约:1)必须用“NP+F”形式;2)NP具有[+空间]、[+事物]、[-有生]的语义特点;3)受句中其他因素制约,与客体性质、NP的空间范围对动词的配合、空间特征与动词语义的配合有关。方位词在使用上有两个特点。第一,方位词的替换。在一定的条件下,不同的方位词可以互换。第二,方位词的隐现。根据处所词和非处所词以及处所词的双重性,方位词的隐现分为必须带方位词、可带可不带方位词、不能带方位词等三种情况。朴珉秀运用认知语言学和语义学的理论和概念,探讨了现代汉语空间系统,其主要研究对象为方位词的“前”、“后”、“上”、“下”,并提出了现代汉语“空间方位”系统的结构框架,探讨了与方位词所表示的方向场有关的认知推理,考察了“前”、“后”、“上”、“下”方位词语的具体表现。

2.3.2 有关论文的研究综述

在汉语语法界,有关方位词的研究论文较多,其研究成果颇丰,有廖秋忠《现代汉语篇章中空间和时间的参考点》(1983)、方经民《现代汉语方位参照聚合类型》(1987a)、方经民《汉语“左”“右”方位参照中的主观和客观》(1987b)、方经民《论汉